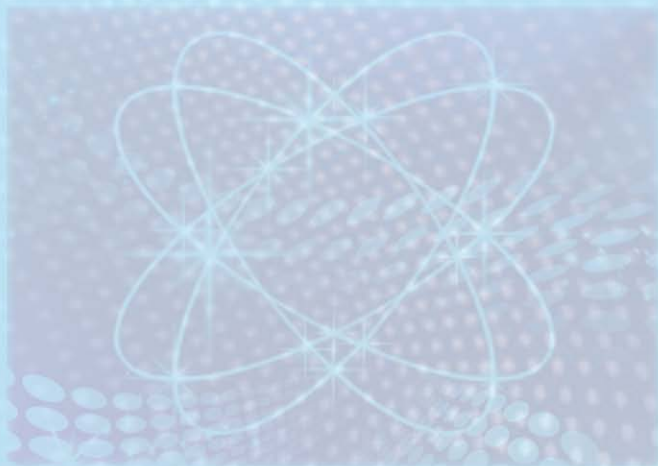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罪与罚（上）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陈晓丹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上)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陈晓丹 编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8 (2009. 4 重印)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ISBN 978-7-80094-898-5

I. 罪… II. ①陀…②陈… III. 长篇小说—俄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46 号

书名罪与罚(上)

著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责任编辑 门书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全 20 册)

前言

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原在法律系就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现在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他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近来，房东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紧。这时他遇见了小公务员马尔美拉陀夫。马尔美拉陀夫因失业而陷入绝境，长女索尼娅被迫当了街头妓女。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用“证明”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广泛地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笔下的京城彼得堡是一派暗无天日的景象：市场上聚集着眼睛被打得发青的妓女，污浊的河水中挣扎着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被马车撞倒在街头，发疯的女人带着孩子沿街乞讨……与此同时，高利贷老太婆瞪大着凶狠的眼睛，要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不惜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而荒淫无度的贵族地主为满足自己的兽欲，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作者怀着真切的同情和满腔的激愤，将19世纪60年代沙俄京城的黑暗、赤贫、绝望和污浊一起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部

1

酷热七月的一个黄昏，有个年轻人从他向 C 巷二房东租来的一间小屋里走出来，迟疑着朝 K 桥方向走去。

他幸运地没在楼梯上碰见他的女房东。他那间小屋，在一座五层高楼的屋顶下面，说是小屋，其实更接近于衣橱。他向女房东租用这间小屋是兼包饭和包括女仆照料的。女房东住在楼下的单间，每次他出去，都要走她的厨房门口，厨房的门正冲楼梯，几乎没关过。每当那个年轻人路过，他都心惊胆颤，他羞愧得皱起眉头：他欠了女房东很多钱，所以很怕遇见她。

这倒不是由于他胆小和逆来顺受，甚至完全相反；而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就烦躁不安精神紧张，像是犯了疑心病。他一直不断思索，不跟任何人来往，不但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所有人。他由于贫困而窒息，可是最近，就连窘迫的境遇他也不在乎了。他已不再工作，也不愿去做那些事情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怕女房东，不管她怎样找茬。但是，与其被拦在楼梯上听女房东啰嗦，被她纠缠着逼债、恫吓、埋怨、自己还要想方设法来支吾搪塞、道歉；说谎，那么，他宁愿像一只猫一样悄悄溜下楼去，不叫任何人看见的好。

但是，这一次出来的时候，他那种害怕碰见女债主的心情，自己都觉得惊讶。

“我想去干那样一件事，还担心这些无聊小事！”他想，脸上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哼……对啦……人可以战胜一切；可是一害怕，就一事无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我真想知道，最令人恐惧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迈出新的一步，讲出自己的新见解……可是我总是异想天开。正因为我尽说空话，所以我一无所获。然而，或许，正因为我无所事事，所以我才尽说空话。最近这一个月

来，我常说废话，一连好多天躺在墙角里，想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现在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我真的能那么做啊？那件事很重要吗？才不呢！这不过是异想天开，自我安慰罢了；没什么重要的。对，或许只是个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加上沉闷的空气，拥挤的人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瓦、灰尘、以及每一个住不起乡间别墅的彼得堡人都习以为常的、夏天特有的臭味——所有这些都奔向这个年轻人，对他本来就失常的神经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从城里这一带特别多的小酒馆里涌出的令人难受的臭气，以及虽然在工作日也会出现的那些醉汉，令这幅画面更加令人作呕。霎时间，在这年轻人清瘦的脸上显现出极其厌恶的神情。顺便介绍一下，他长得十分俊美：有一双美丽乌黑的眼睛和一头深褐色头发，身材在中等以上，纤细而匀称。但是很快他又面无表情，说得更正确些，好像在神游太虚。他信步走去，对于身边的一切不仅视而不见，甚至完全忽略。由于他自己刚刚才承认的那种自言自语的习惯，他嘴里不时地嘀咕着。这会儿他自己知道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混乱的；他身虚体弱，两天来，他几乎什么都没吃。

他穿得很破，甚至总是衣衫褴褛的人也羞于穿他这样一身衣服在大白天上街。然而在这附近，穿什么衣服都没人注意。因为这是在干草市场附近，有众所周知的茶坊酒肆，同时住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这些地方的，多半是些小贩和工人，所以人群复杂，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即使再奇特，在这儿也没人在意。可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有满满的怨恨与轻蔑，所以尽管他偶尔也像年轻人一样最怕成为焦点，但他在大街上却丝毫不在乎自己破衣烂衫。当然，当他遇到有些熟人或老同学的时候，那又另当别论了，他一向不乐意见到他们……然而在这时候，一个醉汉不知为什么，坐在一辆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大

车上被拖到什么地方去；在他路过时，突然向他大喊到：“喂，你这个戴德国帽的！”他用手指着他，大吼道。这时，年轻人猛得站住，慌忙抓住自己的帽子。这是从齐默曼帽店买来的一顶圆形高筒帽，已经残破不堪，因为年久而褪色，上面布满破洞和污迹，连帽边也掉了，七扭八歪地倒向一边，难看极了。不过他并没觉得羞愧，完全是另外一种感情，甚至接近恐惧。

“我早知道！”他焦急低语，“我早就这样想过！太不顺利了！像这样一桩蠢事，这样一个小细节，会把整个计划都给破坏掉的！是的，帽子太明显了……因为可笑，所以才显眼，穿得这么破，一定得戴一顶便帽，随便一种旧的扁平帽子，而不是戴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没有人戴这种帽子的，这顶帽子，在一俄里以外就会被人看见，会被人记住的。那就坏了。问题就出在人们会记忆深刻，这可是一件罪证。干这种勾当，一个人越普通就越好。小事，小事最关键！整个事情常常是被这些小事毁掉的……”

他不需要走太远；他甚至清楚离他公寓的大门有多少步：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出神的时候曾经数过。当时他认为只是幻想，只不过用那种荒谬而又诱人的野蛮行为来刺激一下自己罢了。而如今，一个月以后，他又不认为只是幻想了，尽管他心里嘲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犹豫不决，可是他已经不由自主地习惯把这种“荒唐的”幻想当做一件正在做的事情了，虽然他还不认为自己能成功。他现在甚至要去实验一番自己的事业，因此他越往前走，心里也就越七上八下起来。

他几乎不能呼吸，近乎颤抖着走到一座大房子前，房子的一面临河，另一面临街。房子被分成很多小房间，里面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工人——裁缝、铜匠、厨娘，典型的德国人，出卖肉体的姑娘以及小官吏等。人们不断地在这座房子的两个院子里和两扇大门里来来往往。

这座房子里有三四个管院子的。那个年轻人很高兴，他没碰到任何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大门，从右边的一座楼梯上去了。这是一条狭窄阴暗的“后”楼梯，但是这一切他事前早已十分清楚了，他很喜欢这儿的整个环境：灯光如此幽暗，就算遇到一双好奇的眼睛，也没有危险。“如果我现在就这么恐惧，那么等到我真付诸实施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当他走上四楼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想着。在这里，他被几个改做搬运夫的退役军人挡住了，他们正从屋里将家具抬出来。他知道，一个有家眷的德国人住在那儿，是个官吏。“这个德国人可能在搬家，那就是说，在四楼，在这条楼梯通向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有一段时间，只有老太婆屋里有人。这很好……万一……”他又想道，一面去拉那个老太婆屋子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轻微的叮零声，好像这铃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制的。在这种房子的这类小住宅里，门铃基本都这样。他好久没来了，现在这种奇怪的叮零声似乎使他又回忆起了什么事情，一切恍如昨日……他不禁哆嗦了一下，这回他的神经接近崩溃。过了不一会儿，门开了一条小缝：女主人带着明显的怀疑从门缝里打量着客人，只能看见她那双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小眼睛。可是，当她看见楼梯口有很多人的时候，就放心地，把门全打开了。于是年轻人迈过门坎，走进一片漆黑黑的过道，这个过道和后面的一间小厨房隔开。老太婆站在他面前，一言不发，怀疑地打量着他。这是个身材矮小的干瘦老太婆，六十来岁，有一双又精明又刁钻的眼睛和一个小小的尖鼻子，没戴包头巾。她那两鬓微斑的淡黄色头发涂了一层厚厚的发油。似乎在一只鸡腿的细长脖子上缠了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即使天这么热，肩膀上还披了一件皮上衣，那件上衣已经又破又旧，因为年久而变黄了。老太婆不断地咳嗽和哼哼。年轻人肯定

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因为她眼睛里又忽得闪出了刚才那种不信任。

“拉斯柯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来过，”年轻人赶快说道，把腰微微弯了弯，因为他想到，应该客气一些。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十分清楚，您以前来过。”老太婆说，她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过依然怀疑地盯着他的脸。

“是这么回事……还是为了同样的事……”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老太婆的防备令他有点不安，并且十分不解。

“也许她一贯如此，上次没有注意罢了！”他不开心地想着。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沉思，然后退到一边，指着通房间的的门，示意客人走在前面，说道：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一个小房间，屋里糊了黄色的壁纸，窗口放着天竺葵，挂着薄纱窗帘。在这时候，屋子正被夕阳照得通明。“那时候，太阳或许也这么亮吧！……”拉斯柯尼科夫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向屋子里的摆设迅速瞥了一眼，想尽可能观察一下屋子里的布局，而且把它们记住。可是屋子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家具都很老了，是黄木做的，只有一张带有巨大的木头拱背的长沙发，沙发前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两个窗户之间摆了一张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放着几把椅子，还有两幅嵌在黄色镜框里的廉价的画，画的是几个手里拿着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所有的家具了。墙角里，一幅不大的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锃亮无比，一切东西都是亮闪闪的。“这是丽莎维塔干的活儿。”年轻人想。屋子里找不出一处不干净的地方！“凶恶的老寡妇的屋子里总是如此。”拉斯柯尼科夫心里继续想着，他新奇地向通往另一间小屋的门上的印花布门帘瞟了

一眼，那间小屋里是老太婆的床和一只五屉柜，他以前都不看这间小屋呢。整个屋子只有这两间房间。

“您有什么事？”老太婆走进屋里板着脸问道，她跟上次一样站在他面前，正对着他的脸。

“我想抵押东西！”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旧式的扁平银表。表的背面刻了一个地球。表链是钢的。

“您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啦，一个月的期限前天就到了。”

“我多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多等几天。”

“要宽限，还是尽快把您的东西转手，是我来决定的，先生。”

“这表很值钱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你老是把一些便宜东西拿来，先生，这几乎不值钱。上一次您拿来的戒指，我给了您两张钞票，可是只需一个半卢布就可以在首饰店里买一只新的了。”

“给我四个卢布吧，这是我父亲的表，我肯定会来赎。不久我就能收到一笔钱。”

“要是您同意，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惊呼。

“爱当不当。”老太婆把表还给了他。年轻人把表拿回去，气得刚要走，可立刻又改变了主意。他想起，没有别的选择，而且他到这儿来的目的也不止如此。

“给我钱吧。”他无奈地说。

老太婆把手伸进衣袋里找到钥匙，然后走到门帘后面的另一间屋里去。年轻人独自留在屋子中间，一边好奇地听着，一边想着。他听到她打开五屉柜。“应该是上面的一个抽屉，”他想，“那么，钥匙放在她右边衣袋里……都串在一起，串在同一个钢圈上……其中有一

把最大的，接近别的钥匙的三倍，有很多锯齿。这当然不是五屉柜的钥匙，或许还有别的什么首饰盒或是小箱子吧……这必须搞清楚。小箱子的钥匙都是那样……可是，这件事真不该做……”

老太婆回来了。

“给您钱，先生：一个卢布，每月有十戈比利息，一个半卢布，我得先扣下十五戈比利息。但是您曾经借过两个卢布，按同样的利息算，您应该预付二十戈比。两者相加一共三十五戈比。所以您现在用表作为抵押还能得到一卢布十五戈比。喏，请收下。”

“怎么！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吗？”

“是的。”

年轻人没说什么，把钱收下了。他看着老太婆，却不忙着走出去，好像还有什么话要交待，或者还有什么事要做似的，但似乎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一两天之后，可能我还要拿一件东西来……一只银的……漂亮的……烟盒，等我从朋友那儿要回来以后……”他心乱得语无伦次。

“到时候再说，先生。”

“再见……您一直单独在家吗？您妹妹不在家？”他走到过道的时候，努力装出不在意的样子问道。

“先生，您找她有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不过随口说说罢了。您马上就……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柯尼科夫思维混乱地走了。这种纷乱的心情越来越厉害。走下楼梯时，他甚至停了两三次，似乎想到什么。他走到大街上，终于喊叫了起来：

“啊，上帝！这一切多么丑恶啊！难道，难道我……不，这是胡说！太不应该！”他斩钉截铁地加上了几句，“难道这种罪恶的念头能钻进我的脑子里来吗？可是我竟然会想到这么肮脏的事：肮脏、卑鄙、可恶、可恨……而我整整一个月都在……”

可是，他既说不出，也喊不出自己的激动。在来的路上就开始压迫和干扰他的心灵的那种憎恶的情绪，这时已经累积到这样的高度，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至他几乎无法摆脱自己的苦恼。他像个醉汉似地沿着人行道走去，连撞到行人，他也没有反应，直到走到下一条大街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他朝四下望了望，发觉自己正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边，进酒馆必须从人行道顺着阶梯下去，走进地下室去。正在这时候，有两个醉汉走出门来，他俩互相搀扶着，对骂着，走上了大街。拉斯柯尼科夫不再多想，就立刻向下走去。他从来没有来过酒店，可是现在他感到头晕目眩，并且渴得火烧火燎的难受。他想喝点冰镇啤酒，因为他认为他突然感觉身体衰弱是因为饿。他缩在一个又黑又脏的角落里，在一张发粘的小桌子前坐了下来，点了一瓶啤酒，极快地喝完了第一杯，立刻感到全身舒适了些，思路也清晰了。“这全是胡话。”他满怀希望地说，“根本不是大事！这只是身体失调罢了！只需要喝一杯啤酒，吃一块干面包，马上脑子就一切正常，思想就会清醒，意志就会坚强起来的！呸！这一切没什么担心的啊……”不过，尽管抱着这样鄙夷的蔑视态度，他现在看起来很高兴，似乎一下轻松很多。他友好地向屋子里的人扫了一眼。但就算在这一刻，他也隐约感到，他这种好转起来的心境也是病态的。

这时，小酒馆里的人已经不多了。除了他在阶梯上碰到的那两个醉汉以外，接着又有一大帮人——五个男人带着一个姑娘，拿着手风琴一起出去了。他们出去以后，屋里就显得安静而空荡。剩下一个看

起来像是小市民的人，正坐在那儿喝啤酒，脸上带有几分醉意；还有一个是他的同伴，十分健壮，长了一脸灰白胡子，身穿腰间打褶的短外套，已经喝醉了，正躺在长凳上打盹，有时他突然迷迷糊糊地张开两臂，把手指头弹得嘎巴嘎巴直响，上半身不断上下起落，但又不坐起来，而且哼着一支乱七八糟的小调，竭力追想着诸如此类的唱词：

把老婆爱抚了一整年，
把老婆爱——抚了一整——年……
或者突然醒了，又唱道：
我走在波德雅切大街上，
找到了我的旧爱……

不过谁也没注意他。他那位沉默的朋友对他所做所为甚至抱着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表面看来，像个退职的官吏。他一个人坐着，面前有一个小酒壶，他偶尔喝一口，向周围望望。他看上去也是心神不安。

2

拉斯柯尼科夫不喜欢群居，上面已经说过，他避免见任何人，特别是最近。可是现在，忽然不知为什么他去接近人了。他好像有新想法，于是他渴望有人陪他。整整一个月，他的苦闷憋在心，情绪愁闷而亢奋，以致他疲惫不堪，他真希望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歇一歇，哪怕一分钟也好，不管在什么样的世界。即使环境再差，他现在也很喜欢呆在这家小酒馆里。

店老板在另一间屋子里，但是他总是不知从哪儿走下台阶，踱到正房里来，而每次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漂亮的、擦过油的、有红色大翻口的皮靴。他穿了一件腰间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布满油渍的黑缎

背心，不带领带，脸上像厚厚地涂了一层油，活似一把铁锁似的。柜台后面有一个大约十四岁的小伙计，另一个年纪更小些的男孩，为客人服务。柜台上摆着一些黄瓜片、干面包和切成小块的鱼；这些东西气味都不好。屋里闷得让人坐不住，整个屋子里都充斥着浓重的酒味，在这种空气里似乎只要待上五分钟，人就醉了。

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什么都不说，不知怎的，一见面就忽然对他们有兴趣。那个坐在离拉斯柯尼科夫稍远，看上去像个退休官吏的顾客，就给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感觉。后来每当这个年轻人追忆这第一次的印象，甚至认为是一种预感。他一直望着那个官吏，是因为那个官吏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眼就看出非常想跟他说话。这个官吏对酒店里的其他人，包括老板在内，似乎相看两厌，而且他对那些人抱有几分傲慢的轻视态度，就像他们的身份都比他低，文化也不如他，因而不配与他交谈似的。这个人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非常健壮；头发斑白，已经秃顶；一张脸由于长年酗酒而变得浮肿、黄里透青，眼皮微肿，两条月牙似的因兴奋而微红的小眼睛在眼睑后面闪亮。可是他给人的感觉非常奇特；他的眼神里甚至仿佛闪耀着一种亢奋，也许还蕴藏着聪明和才智，但同时又似乎隐约流露出精神失常的神态。他穿着一件不成样子的黑色旧燕尾服，纽扣几乎掉光了，只有一个还勉强能用，他扣上这个扣子，明显是为了顾全一点体面。遍布褶皱污垢和酒渍的胸衣从他那件黄土布背心里面露出来。他的脸好像是按官吏的规定刮过的，但看来那已经离现在很久了，所以现在下巴又地开始长出繁盛的青灰的胡须。在举止风度方面，他也有点官吏的派头。不过他又有些坐立不安。他的头发蓬乱不堪，偶尔闷闷不乐地用双手捧着头，用套在两个破袖里的手肘在

满是酒汁的发粘的桌子上支撑。最后，他直接看了拉斯柯尼科夫一眼，高声断然说道：

“先生，恕我冒昧，能否和您聊聊？虽然您外表普通，可是我看得出来，你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是不经常喝酒的。我一向喜欢有真挚感情而又有学问的人；另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我姓马美拉多夫，九等文官。我冒昧地请问，您在哪儿高就？”

“不，我在上学……”年轻人回答。那人过分文学化的谈吐和直来直去向他说话的方式使他有点吃惊。尽管刚才他有一瞬间希望能够和人们随便说点什么，可是现在当真有人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又突然感到和往常一样的那种不愉快的和烦躁的感情：他平常对任何一个在他身边或者打算跟他接近的陌生人都会反感。

“原来是个大学生。或者曾经是个大学生，”那个官吏大声说道，“果然如此！我有经验，先生，不止一次！”他的一只手指按在脑门上，以示夸耀，“当过大学生，或是研究过学问！请容许我……”他跌跌撞撞地欠起身子，拿起他的酒壶和酒杯，走到年轻人的身旁坐下，脸侧对着他。他喝醉了，可说起话来涉猎广泛，十分流畅，只是偶尔有点语无伦次和拖泥带水。他近乎贪婪地抓住拉斯柯尼科夫，好像他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人交谈了。

“先生，”他几乎是用正式发言的语气开口说道，“贫穷不是罪恶。这非常正确。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话更对。可是，先生，赤贫却是罪过呀。贫穷的时候，您还能安之若素，可是穷到一无所有，您就绝对办不到了——没人办得到！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不是被人用棍子从人类社会打出去，而是被人用扫帚扫出去，这是为了给他更大的侮辱。这样做没错，因为在赤贫中，我首先侮辱了自己。因此我才到酒馆里来！先生，一个月以前，列别加尼科夫先生对我的太太大打

出手。我的太太可不是我！您明白吗？请容许我问您一个问题，只是因为好奇：您在涅瓦河上，在运干草的驳船上度过夜吗？”

“没有，没度过夜。”拉斯柯尼科夫回答，“你为什么这么问？”

“告诉你，我度夜了，并且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陷入自己的思绪中。的确，有些干草屑粘在他的衣服和头发上。说不定他已经有五天没脱过衣服，也没洗过脸了。尤其是他的两只手很脏，又红又肥，指甲黑乎乎的。

他的话好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虽然不是全神贯注。柜台后面的小伙计们低声笑起来。这时老板也专程从上面一间屋子走下来，分明是要听听这个“活宝”说的话。他坐到稍远的地方，间或慵懒地，却又神气十足地打着哈欠。显然，马美拉多夫在这里是众人皆知的。也许是因为这种经常与酒馆里各种陌生人聊天，所以养成了高谈阔论的习惯。在有些酒徒身上，这种习惯已成为一种需求，尤其是那些在家里受气的人。所以喝酒的时候，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想博得别人的尊重。

“活宝！”老板高声说，“那么为什么你不干活呢？既然是个官员，为什么不上班呢？”

“为什么我不上班吗，先生？”马美拉多夫接口说，他只朝着拉斯柯尼科夫说话，就像这问题是他提出来似的，“为什么我不上班吗？想到我无辜落到这副田地，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一个月以前，列别加尼科夫先生亲手打我太太的时候，我正醉卧在床，难道我不难过吗？对不起，年轻人，您也试过……唔……没有希望地向人借钱的时候吗？”

“有过……可是您说的毫无希望，是为什么呢？”

“就是完全不可能的意思，预先就知道，一文钱也借不到。比方说，您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这个最善良、最肯助人的公民决不会借钱给您。请问，他怎么会借钱给我呢？他知道我还不了。出于怜悯吗？但是随时关注新思想的列别加尼科夫先生前几天就向我解释过：在现代，同情心甚至是科学所不容许的，在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如此。请问，他为什么要借钱给我呢？尽管猜测他不肯借，您还是上他那儿去了，于是……”

“为什么？”拉斯柯尼科夫插言道。

“因为没有人可找，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每个人都得活下去。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必须有条路可走！当我的独生女儿第一次拿了一张黄色执照出去的时候，我也出去了……（因为我女儿靠黄色执照生活……）”他附带说了一句，无措地望着年轻人。“没有关系，先生，别在意！”柜台后面的两个小伙子扑哧笑出声来，老板也笑了，这时他急忙声明，不过神态平静，“没有关系！这种颌首微笑对我没有影响；因为这件事已经众人皆知，一切掩藏的事都公开了。我不是用蔑视而是用无奈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的。由他们说去！随他们说去！‘你们看这个人！’请原谅，年轻人，您能不能……不，说得更有力量、更明白些，不是您能不能，而是您敢不敢直视我，肯定说我不是一头猪？”

年轻人没说什么。

“好啦，”等屋里随之而起的笑声平息以后，这个演说家才郑重地，甚至这回更加严肃地继续说道，“好啦，就算我是一头猪，可她不是！我的样子形同猪狗，可是我的夫人，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她可是受过教育的，一位军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是个流氓，她可是有高尚情操，优雅、高尚。不过……唉，要是她能可怜同情我，那